

为什么动物都怕鹅

□智趣百晓生

网络上曾流传着这么一段视频：河北某动物园里，一只鹅落入虎圈。两只老虎正准备像往常吃鸡一样尝尝鹅肉的味道，结果刚走到跟前，鹅一个箭步，把一只黄色老虎啄出了法拉利般的逃跑速度。另一只白虎并未死心，正打算不讲武德趁乱偷袭，结果被鹅发现，反身就是扑腾驱逐，老虎被吓得屁滚尿流，只能躲得远远的。

这一番极限拉扯，让不少人想起自己童年时被鹅支配的恐惧。有人说，没有经历过以下4种体验，童年是有缺憾的。它们分别是：被鸡啄过，被鹅拧过，被狗追过，被马蜂蛰过。

奇怪的是，老虎的体重通常是鹅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，为何连这样的猛兽都会怕鹅？据说有鹅的地方就没有蛇，这是真的吗？

对鹅的真实面貌，很多人其实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。回答这个问题前，我们不妨先从动物的低视角出发，看看大鹅究竟长什么样子。

没错，它的喙上下都长满了“牙齿”，就连舌头上都有一排“牙齿”。先不谈这“牙齿”锋利不锋利，就算它冲着你龇牙咧嘴，也有三分威慑力。更何况，鹅以武力相威胁时会张开翅膀。如果从动物的低视角出发，鹅张开翅膀的时候，就像赛亚人变身一样，体积突然增大了一倍，确实足够可怕。

事实上，前面说的“牙齿”不是纯粹的牙齿，它们叫齿状喙，是一种类似牙齿的锯齿状结构。这种结构通常只在一些猛兽、水鸟身上才有，因为这些捕食性的鸟类在叼起鱼类或者哺乳动物时，需要保持足够强的抓握力。但鹅通常只吃草、谷物、水果，最多再吃一些昆虫、蚯蚓等。鹅不是捕食性鸟类，身上却有这种结构，只能说祖师爷赏饭吃。

此外，鹅还附加一项特殊的攻击技能——拧。狗怕鹅，除了因为鹅看起来是个大块头，还因为它咬住了狗之后会摇头晃脑地反复拧。想被人用手掐着大腿根部拧，这种感觉是不是也痛到了你的心里？

还有人注意到，鹅出现的地方，蛇类似乎就很少出现。这是因为，鹅粪中有一种隐孢子虫，这种虫子对人类、狗等哺乳动物造成的伤害很轻微，但对爬行动物来说腐蚀性极强。

当蛇在爬行过程中接触到鹅粪，隐孢子虫就会通过蛇身上鳞片的间隙侵入。这样，蛇不仅会被感染从而引发疾病，它们的行动能力还会受到严重影响。因此，蛇类对鹅粪都会敬而远之。

虽然家禽在人类社会处于食物链的底端，避免不了被摆上餐桌的命运，但单拎出鹅来看，自然界中不怕它的动物还真没有几种呢！

（摘自微信公众号“智趣百晓生”）

五方旗的旗语

□北斗北

古代没有现代这样先进的信息技术，战场局势又瞬息万变，如果没有一目了然的视觉语言传递军情和行动号令，必将延误军机。在古代战场，将领和士兵要快速且准确地传递信息，于是，军事旗语便诞生了。

在这些复杂的旗帜语言中，极具东方哲学特点的五行学说，以一种简洁且千变万化的语言体系影响着军事行动的方方面面。古人将五行与军情、军令联系起来，创造了“五方旗”，也称之为“五行旗”。五行与五色，两相搭配，将领便可以清晰地发出指令。

如果行军时遇敌军，而兵器由金属制成，以兵器代表敌军，与“金”相关，故五方旗旗手会举对应五行中“金”元素的白旗；如果前锋部队遇到茂密树林并被挡往去路，树与“木”相关，旗手会举对应“木”元素的青旗；如果遭遇敌军火攻，火攻与“火”相关，这时就要举对应“火”元素的红旗；如果行军至湖泊、河流附近，与“水”相关，旗手就举对应“水”元素的黑旗；如果前方为广阔平地，且没有突发状况，军队可以安全通过，因平地与“土”相关，旗手就举对应“土”元素的黄旗。诸如此类，军队会用自己约定俗成的语言系统准确打出旗语，以联络全军。

五方旗以枪为杆，杆首饰以缨穗，旗幅含“白、青、黄、黑、红”五色，五色对应五行，即“金、木、土、水、火”；同时五色对应五方，即“西、东、中、北、南”。

中国古代思想家用五行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原理及相互之间的关系：炽盛的火燃烧木，从而出现了土；土遍布于山石中，孕育了金属；金属熔化后流淌出了水；水的润泽使木得以繁茂生长；而木材作为燃料，使火焰更旺盛。同时，火可以熔化金属，金属又可破坏木，木可束缚土，土亦可阻挡水，水也能浇灭火。它们之间相生相克，使大自然不断演进，五行思想也因此而生。

（摘自《中国武备志：典籍里的旗帜之美》）

《东京八平米》：学会小世界的活法

□阳书声

漫画家米泽庸说：“世界再大，我们需要的也只是一碗饭，一张床，一间房足矣。”

确实，需求越小，世界越大。反之亦然。

只要能够享受“小”的乐趣，人生就会开阔起来。日籍华语作家吉井忍就在东京租了一间八平米的房间，但她却说，这是她住得最久的房子。

她在《东京八平米》这本书里为我们讲述了在大城市里蜗居，如何找到自己的地方和存在的意义。

所以，不必执着于大小，只要会用，小地方也能变成大世界；“无用”的东西，也能变成有意义的事。

“小”不成问题，因为外面的世界足够大

吉井忍经常辗转各地，居住过大大小小不同的房子，如今在东京一间八平米的房子里居住，住了五年，这也是她住得最久的一间房子。她说还没有搬家的打算，会继续住下去。

八平米，只有四个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，没有厨房和洗澡间，甚至连冰箱都放不下，她却活得有滋有味。

中介公司代表给她介绍这间房子的时候，她没有多想，就下了定金。

采光好，干净，周围的配套设施也不错，能满足这些最基本的要求，大小并不是她着重考虑的问题。

可是，没有洗澡间，怎么解决洗澡洗衣问题呢？

她把目光放到了周围的配套设施上，她在健身房洗澡，在自助洗衣店洗衣，解决了日常生活问题，还和这里的人打成了一片。

这附近，还有24小时的独立电影院、钱汤（即澡堂）、小餐厅、咖啡厅，如果不是居住在这个小房间，她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些场所。

待在小空间，才能更好地走出去。

经常出入公共场所，提升了她与人交际的能力；倾听别人的故事，为她的写作提供了素材。

因为地方小，让一个人的生活有了无限可能。

从经济上来看，又省下了一笔费用。房子小，租金也便宜。如果居住大房子，又经常加班加点，或者出差、旅游，这样房子住的时间少之又少，那不是白白浪费租金了吗？

因为居住八平米的房子，吉井忍去美术馆的时间多了，平时舍不得花的钱现在能毫不犹豫地掏腰包了。

房间放不下家电，又省下了一笔电费。空间小，连打扫卫生的时间都省下了。

从文化上来讲，倾听别人有趣的故事，参观展览馆的作品，能让自己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。

所以，没必要一味地追求大房子。房子虽好，但如果不走出去，世界就小了。相反，房子小，你就不得不走出去，走出去世界就宽阔了。

亦舒在《变形记》里说：“世界那么大，没必要自我禁锢。”

小世界，并不是阻止一个人生活变好的拦路虎，而是让人看到了生活的多面性。

“小世界”，人情味更浓

在这里，能留住吉井忍的，还有这儿的人情味。

在“八平米”附近，有一间荞麦面馆，吉井忍成为了那儿的常客。

温暖人心的便是老板的招牌式笑容。

荞麦面馆的食物并没有多美味，地方也不大，还没有空调。也许是因为闷热，吉井忍还吃过发酸的天妇罗，但依然阻止不了人们成为面馆的常客。

人们去那，通常不是为了吃面，而是独享着属于自己的空间，或者找人诉说心中的苦闷。

吉井忍也在面馆老板面前哭过一次。那时，她的工作不顺利，心情也不好，坐地铁回家时，又被人绊倒，路人都视而不见，她的情绪突然就绷不住了。

老板一边安慰她，一边拿出药膏塞给她，还送了她一份炸鸡。

尽管摔到的地方还疼，但吉井忍心里的委屈早已烟消云散。

我与金庸“华山论剑”

□李蕾

华山论剑，这个成语家喻户晓，它是金庸发明的。西岳华山，只要一想起这座山，我心里就天崩地裂。

我记不住数字，常常忘掉银行卡密码，家里的电话号码也说不清楚。唯独这座山。任何时候，只要有人问我华山北峰的海拔，我脱口就能报出来：1614.7米。

这刻在骨头里的记忆，是从金庸先生承诺上华山开始的。

华山有灵

2003年时，金庸80岁，他从未上过华山。

那一年，我在陕西电视台主持一档谈话节目《开坛》。彼时，金庸先生在写《中国通史》，他说要用小说的方法写历史，让年轻人更爱看。当年8月，岳麓书院有一场金庸讲座，我们的制片人去了现场，正式邀请金庸先生到陕西，上一趟华山。没过多久他拎着一张纸回来了——金庸手书瘦金体，六个字：“金庸华山论剑”。这六个字后来变成了长达五个小时的现场直播节目，主会场在华山北峰之巅，我是现场主持人。

从金庸同意上华山，到节目播出，总共103天。总策划白玉奇天天带着我们开会，他狠狠抽烟，把手插进卷曲的头发里抓一下，盯着我问：“李蕾，你说这节目怎么才能让金庸老爷子满意呢？”

的确是这样，那还是媒体的黄金年代，做电视节目的人挺牛气的，不大关心市场。我们也天然相信：只要金庸肯上电视，他说什么都有人看。

一个人凭着一支笔，一叠纸，硬生生创造出一个江湖，“有华人之处皆读金庸”，在我看来，这真是白纸黑字最大的荣耀。

上中学的时候，我在数学课上偷看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老师过来“笃笃”地敲着桌子，我还叫他“不要烦”，因为正看到梅超风要杀郭靖。

那时候我没想到，有一天，“金庸”两个字会从封面上

走下来，一直走到我眼前。

金庸到华山脚下是2003年10月8日。

直播的前一天，华山附近的宾馆都被工作人员住满了。我参加了全台工作动员会，又一连串开完大活动会、技术会、策划会、主持人会，回房间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了。按时间表，我要凌晨3点半起来化妆，7点前上到北峰，我站在走廊里晃水杯，心里想着我到底睡不睡呢？

凌晨一场阴雨，泥石流崩塌，上山的路断了一截，大车过不去。当时的总指挥梁和平连夜调动武警、公安、消防和城管，搬个板凳坐在现场监工修路。清晨5点，阴雨停歇，道路恢复，7点多太阳出来了，山巅云海升腾。

华山有灵。

一期一会

上午9点直播开始。我在北峰上戴着耳机，通过小小的监视器看画面，一群小朋友的少林拳开场，金庸获赠华山论剑武林大会盟主印。他穿着一件手工考究的青布棉袄，开口说的第一句是：天气这么冷，小朋友穿得这么少，我很感动。

上山路上，我们设计了“金庸闯三关”环节，分别是“美人关”“美酒关”和“棋局关”。

“美人关”是挑选了不同版本的黄蓉扮演者，让金庸来点评，金庸多给了周迅一个词：灵动。他说很喜欢周迅版的俏蓉儿。我们之前想要邀请周迅和李亚鹏来现场，张纪中导演说：“这两人正闹分手呢，还没公布，来不了，你们必须保密。我给你们带个新人来。”他说的“新人”就是“神仙姐姐”刘亦菲，那时《天龙八部》还没播，刘亦菲只有16岁，参加节目要监护人陪同，是妈妈带着她一起到了华山，为了讨论妈妈漂亮还是女儿漂亮，我们的两个摄像还吵了一架。

设想中的周迅和李亚鹏没来，“美酒关”的守关人就定了演员巍子。金庸不是令狐冲，不喝酒，这一关准备了太

白酒。说好端起略沾嘴唇就过关，没想到金庸端起来闻闻，说：“我知道陕西的西凤酒很有名的。”直播啊，这个大广告打得也是不容反驳。节目播完西凤酒就找上门来，贴了广告，还专门出了一款白酒，叫“华山论剑”，这是后话。

华山上有个极险要处，叫“下棋亭”，相传宋太祖赵匡胤和陈抟老祖在这里下棋，差点输了江山。我们请来“棋圣”聂卫平在这里等金庸，一见面，金庸就拱手，说“不敢不敢，怎能与‘棋圣’比试”。

从下棋亭再至北峰之巅，索道之上有一段狭长的台阶路，金庸走不动，是用滑竿把老先生抬上去的，直播没播。若干年后有朋友到华山旅游，打电话告诉我：“我们坐滑竿，人家说他是抬过金庸的。”

华山北峰面积不大，长着几棵模样清奇的松树。立起一块大石头：金庸华山论剑。金庸就坐在这块石头前，分别与魏明伦、张纪中、杨争光、孔庆东论剑华山。当年时间紧张，做了块假石头，看起来是石头，其实是石膏泡沫。机器设备、电线轨道，流动厕所，椅子道具，各种零零碎碎，还有我们喝的水和这块假石头，都是当地老百姓背上山，不知道费了多少人力。

在华山山顶，我问金庸：“您看自己的书有三次大哭。第一次，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写到张无忌和小昭离别，您哭了。第二次，《天龙八部》，写到萧峰一掌打死阿朱，您哭了。第三次，《神雕侠侣》，杨过和小龙女相约16年后断肠崖下相见，杨过等到太阳落山，小龙女没来……您也哭了。现在再看这些片段，您还会难过吗？”

“难过的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么说的时

候，我就已经难过了。”那一瞬间，大团大团云海从悬崖一侧呼啦啦升起来，雪白如画，光可照人，所有人都塞住了，不说话，我几乎有眼泪要掉下来。孔庆东忽然打个岔：“别老说这些让人难过的，我们说点别的，说点别的。”

后来，我才知道那一刻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。最难的事情，不是哭出来，不是哭不出来，是不能哭出来。这几乎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，有人指责我决绝——如果你认识当年的我，也许就会原谅现在的我。

大约是2005年，金庸带着太太来西安游玩，我也被叫去陪他们吃饭，还一起观看了老腔和皮影。我悄悄跟金庸说：“好想被您写进书里哦。如果我在您的书里，会是谁呢？”他絮絮叨叨地回答：“生得好看的女孩子不要聪明，聪明了就任性一点才好，不要太懂事才有人疼爱，不要去我的书里。”

我当时不懂他的话，这么些年，也从未对人说过。“华山论剑”之后，金庸送我一本书，是一本《侠客行》。扉页上写着：李蕾女史，华山之巅，谈情论侠，平生快事！

这一场江湖大梦，一期一会，此生不再见。

（摘自《新民周刊》）